



中华文化融通世界系列专题

中华文化“走出去”，汉学家功不可没

——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

本报记者 蒋楚婷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活动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展而递次展开，到新千年始呈突破之势。从 1935 年第一个由官方创办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杂志《天下》，到新世纪的“大中华文库”，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渐闯入外国读者和学者们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其英译现状的研究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类讨论。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大都以译作为着眼点，殊少以汉学家为重心进行研究。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领衔撰写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则弥补了上述不足。这部专著通过对汉学家们的成长历程、求学历程及其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进行追述，对他们的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宏观的翻译策略，特别是这些翻译互动给我们的启示进行探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得了新的路径与策略。而这个研究课题也在不久之前成为 2017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唯一的一个翻译重点项目。日前，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朱振武教授。

读书：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活动的历史与现状？

朱振武：目前，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使用的人群也非常广泛，因此，中国文学的英译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中国政府为此也付出了许多精力和财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主持编辑出版的“熊猫丛书”计划，推出了一百九十五部文学作品。但是，规模庞大的“熊猫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少数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反响。新世纪开始启动的《大中华文库》翻译项目也是声势浩大，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一百八十多册。然而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并购买版权外，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良好愿望与现实状况形成了较大反差，这就促使众多专家学者开始探求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希望开出有益于中国文学外译的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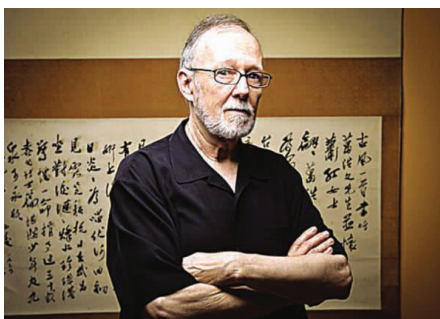
读书：您在《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的序言中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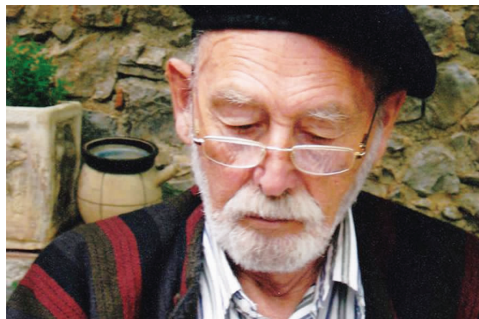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
朱振武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英国汉学家闵福德与朱振武教授合影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英国汉学家霍克思

从 2010 年到 2016 年间，研究中国文学英译的专著就有二十二部之多，论文更是达到一百多篇，为什么对中国文学英译活动的研究会成为新世纪特别是近几年的一个热点？

朱振武：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文化是重要的途径。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影响的不断扩大和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显著提高，中国文学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学习汉语乃至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甚至成为一股热潮，而中国文学文化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走出去”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所以，中国文学外译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汉学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中的作用自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读书：这本著作与同类图书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撰写这样一本书的？

朱振武：中国文学英译中，汉学家们对鲁迅、茅盾、沈从文、萧红、郭沫若、丁玲、老舍、王蒙、莫言、贾平凹、姜戎、余华、王安

忆、韩少功、残雪、麦加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译介，其相关研究也成绩斐然，直接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三百多部。

虽然相关研究不少，但这些研究的侧重点都不在汉学家的翻译实践、理念及其学术贡献等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文学英译的现状、挑战与机遇以及“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等问题展开研究，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研究较少，对汉学家们在我国文学外译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也缺乏梳理、评述和总结。另外，对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作品的总体情况、宏观的翻译策略及存在的问题的探讨则更少。而这些恰恰是《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一书的重点，也是我们撰写这部著作的动因。

读书：一直以来，大家争议最多的就是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所作的“改头换面式”的翻译，包括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一些处理方式，这点您在附录的文章《朱振武谈莫言与葛浩文：莫言的电话号码》中也有提到。对于这种争议您怎么看？

朱振武：葛浩文对莫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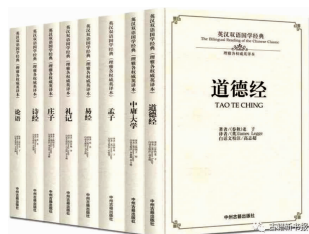
的英译获得了巨大成功，可谓有目共睹。而不少人就葛氏对原作“误译”的指责，也不容忽视。《狼图腾》的作者姜戎与葛浩文一同参加在莫干山举办的笔译工作坊时，曾就“误译”的问题发生激烈的讨论。比如，就“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草原狼不可牵”一例，葛浩文的译文是“You can tame a bear, a tiger, a lion, and an elephant, but you cannot tame a Mongolian wolf”，姜戎认为不妥。作者认为“pull”与“牵”完美对应，而译者认为译成“tame”更合情合理。上述事例中，由于译者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不同，译文出现对原文有所偏离的现象在所难免。同时，出于译者对目标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翻译也不可能一一对等，更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对应。因此，《丰乳肥臀》中“咱们做女子的，都脱不了这一难”，在葛氏的译本中改头换面为“It's the curse of females”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真正的误译，如在《丰乳肥臀》英译本中把“六个姐姐”译成“seven sisters”，把“手脖子”译成“neck”，那是另一回事了。

(下转第二版)

阅读前沿

李磊 大海捞针的乐趣
李天扬 书生本色张林岚
陈尚君 尴尬的《春秋》笔法
刘玉伟 月旦评中有至公

每周一书



“英汉双语国学经典系列丛书”

【英】理雅各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凝结，成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经典。“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传播于海内外。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文化古籍的外国学者，他所翻译的“四书五经”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这套理雅各权威英译本“英汉双语国学经典”系列丛书，目前共出版八本，包括《道德经》《中庸·大学》《孟子》《易经》《礼记》《庄子》《诗经》《论语》。将中文古文、中文白话文、英语译文，逐段对应编排，双页排汉语、单页排英语，便于读者通畅无碍地对照阅读。